

江泽民为何迫害法轮功

香港《前哨》杂志曾刊登“江泽民终生后悔的两大事件”，揭示了江泽民的自认告白：这辈子做过两件愚蠢之事，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下令中国大使馆人员不能撤退。二是打压法轮功。

权力欲、嫉妒心极强的江泽民，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是在和党“争夺群众”。同时，法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容忍的。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还提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江泽民大为不悦。此后，江泽民及其党羽不断制造事端，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于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与法轮功的“真、善、忍”是根本对立的。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是其本质决定的。◇



▲污蔑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中的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焦，但最易燃烧的头发大部分完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也翠绿如新。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能达到500多度，人在这汽油大火中不用一分钟，就能被烧死。然而，王进东稳坐不动，声如洪钟似的喊口号。◇

七旬重症老太与残疾女儿遭中共警察紧追迫害

【明慧网】哈尔滨今年七十二岁的法轮功学员佗文霞和患残疾的女儿牛小娜，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被铁路警察绑架，佗文霞因病被取保候审一年回家。牛小娜在看守所受折磨三个月后，于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被取保候审。母女俩于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被非法批捕。

牛小娜是重度残疾，目前全身疼痛，无法行走。而佗文霞患有肺积水、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身体多个器官，目前住在医院，警察还威胁要起诉她。

一家三口遭绑架情况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早上四点半左右，牛小娜的父亲晨练，走出小区侧门，就被两个便衣架住拖到附近一辆车中。当时牛小娜的父亲以为是抢劫，对方表明他们是铁路警察，对方并从牛小娜的父亲身上抢走家中钥匙。十多人直接开门进屋非法抄家，抢走79本大法书、4部笔记本电脑、多部手机、一张银行卡、300多个优盘、几十元真相币等等。当日下午，警察将牛小娜及其父母绑架到铁路公安处办案地审问。

牛小娜的父亲，今年七十四岁，未修炼法轮功，也遭绑架、非法审问，后被放回家。

牛小娜的母亲佗文霞，因多年遭迫害，身体十分消瘦，两腿、脚肿胀，走路费劲，需要人搀扶。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铁路警察将她绑架到看守所，看守所因她身体不合格拒收。铁路警察又将佗文霞拉到省医院检查身体，当时查出她是肺部积水，只好让她取保候审回家。佗文霞回家后，拖着孱弱的身体奔波营救女儿，因为她知道牛小娜的身体状况，到铁路运输检察院，看门的不让进，她坐在路边的



石头上哭。她去残联请求帮助，残联说牛小娜不是本地户口不管。整宿整宿的发愁、担心女儿。

牛小娜，今年四十七岁。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被绑架到铁路办案地，从中午到后半夜审讯。第二天送到看守所，看守所狱医说不看本人，只看你们（警察）给做的这些检查，除了不能报考飞行员，其它什么都可以（收）。当时铁路警察唐雲皓让牛小娜出去，不知和看守所的医生说了什么，随后就同意收下牛小娜。这个狱医后来问她：你有残疾证吗？如果你被判刑，会被监外执行的。后来律师说这个医生是心中愧疚安慰牛小娜的。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佗文霞一度又被绑架，警察告之母女俩被非法批捕。

牛小娜在被非法关押三个月后，于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被取保候审。

是法轮功救了她

牛小娜，一九七五年出生，在大学二年级期间患进展型类风湿，二十二岁瘫在床上，不得已中断学业。家人一直不断为她多方求医问药，西医、中医、偏方、（转下页）

(接上页) 巫医, 所有方法治个遍, 可是越治越重, 病情不但无法抑制, 而且越来越重, 因为药物剧毒, 她的心、肝、脾、胃都有病变, 吃不进饭去, 喝中药就吐出来。

此病骨痛异常, 每天晚上半夜, 风湿痛得她直哭, 睡不着觉。牛小娜原来一米六八的身高, 面容姣好, 病痛已使她面目皆非, 到后来人已骨瘦如柴, 头发脱尽, 两个膝盖肿如小孩头颅不能伸开, 膝关节成八十度角, 双臂曲缩胸前, 十个手关节肿大变形, 她瘫痪在床。她的父母看着女儿的生命走到尽头, 愁苦不堪。

一九九八年十月, 就在牛小娜生命垂危之际, 母女俩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牛小娜只能坐在床上, 做着不太标准的炼功动作, 没想到竟马上有效果了: 首先疼痛消失了, 关节也渐渐消肿, 病情明显好转。但因为关节骨膜已烂掉, 骨头连在一起, 很难像正常人屈伸活动, 她还不能行走, 出不了家门。但是随着她坚持学法炼功, 到了二零零八年夏, 她已可以拄着凳子、双腿弯曲着走一小段距离。

牛小娜在看守所里的遭遇

因为牛小娜右脚踝是强直、变形, 左脚大脚趾下变形, 双腿弯曲一百多度, 所以走不了路。在看守所的铺上, 别人是用脚走路, 牛小娜是靠臀部挪动, 没几天臀部就磨掉皮, 挪动一下都很疼。

监房厕所一个台阶, 牛小娜根本上不去, 需要别人帮忙抬上去。因为她双膝强直, 蹲不下, 小便经常尿在裤子上; 大便是自己出钱看守所给买了一个座便椅子, 放在走廊, 每次大便得先和狱警说把椅子拿进来。牛小娜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 就少吃少喝, 减少如厕, 非法关押的三个月里, 她一共大便四次, 二十天左右一次, 每次都是干燥, 半个小时都便不出来, 费尽全身力气, 几个半小时才能便出来。因为如厕人多, 后面还有人排队, 即使她这样的情况每次也只能是如厕半个小时。因为她右胳膊伸

不直, 左胳膊又痛, 伸不到后面, 大便擦不干净都蹭内裤上。

被非法关押的第一周, 牛小娜身上就起红包, 很痒, 挠得身上都是一道道血檩子, 有时一宿睡不着觉, 看守所狱医也不知是什么病。因为她腿弯曲占地方, 被安排睡在铺边上, 挨着水龙头, 类风湿怕潮湿, 所以她全身很难受、疼痛, 每天早上天三、四点钟就疼醒, 从脚趾头一直疼到腰部。

她自己起不了床、洗不了头、洗不了澡、洗不了衣服, 看守所里都是用凉水, 牛小娜一碰凉水, 手就刺骨的痛。六月份天热, 屋顶开风扇, 牛小娜的背部就像铁板一样动不了了。因为人多, 有几天她被安排睡在水桶上, 导致她的手指到肩膀麻木, 看守所狱医说是得了颈椎病。

有一天, 牛小娜一闻饭味就吐, 吃不了饭, 难受得坐不住, 量血压 40 多到 90 多, 狱医担心她休克, 就给她打点滴。打点滴第一天时, 有一个时间段突然出现腹部疼痛, 疼的她直叫。这样一连打了四天, 从早上一直点到晚上。

最后她心脏也疼, 脑袋疼, 眼睛疼, 双手就象在火里烤着一样疼, 左胳膊疼得动不了。后来听犯人说, 狱警聊天时都说: 办案人(公安局警察)真是缺德, 什么人都往里送。

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牛小娜以生活不能自理取保回家。出来时狱警说, 如果你再待这里, 会死在这里的。

进看守所时, 牛小娜是弯曲着腿走进去的, 出来时是轮椅推出来的, 一步都走不了了。进看守所时她 105 斤, 出来时 85 斤。

牛小娜现在家中, 左胳膊还是疼得动不了, 坐着不到二十分钟, 后背、脖子、脑袋疼得动不了, 就得躺下休息, 后背疼得晚上睡觉翻身都困难。

牛小娜是一个重度残疾人, 在家都需要父母照料, 竟被残忍地关押在看守所三个月。后来有好心人告诉她不符合看守所羁押条件。当

牛小娜告诉律师后, 律师问铁路国保警察, 警察竟说: 牛小娜不出现生命危险不给取保。

二零二二年三月初, 铁路国保警察又提审牛小娜, 说她态度不好, 还会再提审二次的。

佗文霞遭迫害现况

二零二二年三月初, 铁路国保警察提审佗文霞, 说要起诉她。

三月中旬开始, 佗文霞身体难受, 疼痛, 全身发冷, 去医大二院检查为子宫内膜癌晚期, 因为她有甲亢, 做不了手术。

四月二十日, 铁路国保警察给佗文霞去电话, 说她的取保候审一年到期, 现在变更监视居住。还威胁说如果怎么怎么就逮捕她云云。让她去签字, 可是她已经虚弱地走不了路。警察还索要她的身份证, 可是她住院治疗需要身份证。

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 因为为女儿的事情担忧, 身体每况愈下, 天天发烧, 全身疼痛难忍, 已经被家人送去住院住院治疗。肿瘤医院检查,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她身体的多个器官。

一家三口的悲惨现况

现在是牛小娜的父亲照顾佗文霞、牛小娜母女俩。

然而, 这一年来, 家里亲人的遭遇, 让他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 当他接女儿出看守所时, 看到女儿瘦得吓人, 老人流下了眼泪。加之老伴儿突然诊断出癌症晚期, 一连串的打击, 使老人出现老年痴呆症早期症状: 刚刚做过的事就忘, 刚吃过午饭, 睡一觉就接着吃饭, 做饭忘记关火、放盐, 近期连人也认颠倒了。

国保警察还在牛小娜家门口安装了监控器。

牛小娜的父亲曾经多次与户口所在地街道咨询, 询问牛小娜是否可以申请国家相关补助, 但街道总是以各种借口说她不符合条件。所以, 这些年牛小娜一直是靠父母养活。这就是牛小娜一家三口——两位近耄耋之年的老人和一个残疾人, 这一年来雪上加霜的遭遇。希望正义之士伸出援手给予帮助。◇